

類編層瀾文選

四

層瀾文選

別集記序碑
墓誌傳

第四冊

類編曾瀾文選別集目錄

雲坡家塾新



○卷之一

記

桃花源記

陶淵明

蘭亭記

王逸少羲之

任城縣廳壁記

李太白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退之

新修滕王閣記

韓退之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茅亭記

柳子厚

新增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持正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次山

廬州草堂記

白樂天

養竹記

白樂天

太湖石記

白樂天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卷之二

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温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李白酒樓記

沈光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待漏院記

王元之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王元之

桂州新城記 新增

王介甫

信州興造記 新增

王介甫

○卷之三

○記

畫舫齋記 新增

歐陽永叔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假山記

蘇明允

蘇氏菴譜亭記

蘇明允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子瞻

莊子祠堂記

蘇子瞻

南安軍學記

蘇子瞻

喜雨亭記

蘇子瞻

○卷之四

○記

凌虛臺記

蘇子瞻

王君寶繪堂記

蘇子瞻

清風閣記

蘇子瞻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子由

浩然堂記 待月軒記

蘇子由

瑞芝亭記

黃魯直

進學齋記

張文潛

思亭記 新增

陳無已

寓屋記

汪彥章

龍井記

秦少游

迎薰堂記

馬子才

袁州學記

李觀

○卷之五

○序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送王合秀才序

韓退之

送文暢師序

韓退之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送溫造處士序

韓退之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韓退之

送王埴秀才序

韓退之

燕大學聽琴詩序

韓退之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韓文序

李南紀漢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王子安勃

李賀集序

杜牧

○卷之六

○序

文粹序

姚鉉

唐藩鎮傳序

宋子京

送孫正之序

王介甫

送王陶序

歐陽永叔

集古錄目序

歐陽永叔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族譜引

蘇明允

送石昌言北使引 **新增**

蘇明允

卷之七

四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子瞻

樂全先生文集序

蘇子瞻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子瞻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子瞻

田表聖奏議序

蘇子瞻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講田友直字序

蘇子瞻

戰國策目錄序

曾子固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新增**

曾子固

秦少游字叙 **新增**

陳無已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子長游贈蓋邦式序
送秦少章赴主簿序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馬子才
張文潛
張文潛

○卷之八

○碑

郭有道碑

蔡伯皆

平淮西碑

韓退之

南海神廟碑

韓退之

柳州羅池廟碑

新增

韓退之

處州孔子廟碑

韓退之

書處州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張韓公廟碑銘

李遐叔

○卷之九

○碑

四皓廟碑

王元之

壽域碑

王元之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子瞻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表忠觀碑

蘇子瞻

伏波將軍廟碑

蘇子瞻

披雲堂碑

馬子才

○卷之十

○墓誌

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新

韓退之
韓退之

傳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貧吟者傳

王無功續

何蕃傳

韓退之

毛穎傳新

韓退之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梓人傳

柳子厚

李賀小傳

李商隱

六一居士傳

歐陽永叔

黃甘陸吉傳

蘇子瞻

醉吟先生傳

郭祥正

類編曾淵文選別集目錄

○記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告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無問津者嬴氏失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行所憩桑竹垂餘蔭黍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萊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外地願言躡輕風高天尋吾契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
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
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
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
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出或取諸懷抱
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
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
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
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
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
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

於斯文

任城縣廳壁記

李太白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
周成廼東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
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
於舊居邑乃屢遷并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
其衝要東盤瓊瑯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大昊
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
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
代亦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况
其城池爽瑄邑屋曲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
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缺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縣
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

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頌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闕剖劇無滯鏘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庸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嘔噉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黥吏返淳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退之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

別

一

詣丞卷其前籍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乎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整吏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李績文以蓄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方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丞廳故有記壤漏汗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采書前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韓退之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別一

四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二十五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袁州刺史韓愈記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弘農公刺潭二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

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石軍則清湍脩竹無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愧故志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器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太官以降為者蓋溥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爾然而疲公噫昭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間便鍵之以勤強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

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奸無所容糞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兩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警警公能馭之鉉亦為鈇跖亦為廉始絀而苦終優以活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汗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山積簞曾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倚倚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椽吏將立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次山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

兵與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庶能攘患難在刺史且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竟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巽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紕年月則舊記存焉

廬山草堂記

白樂天

匡廬竒秀甲天下大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

別一

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一室四牖廣袤盡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備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礪階用石累牖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覺寧用宿心恬三宿後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羅萬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坳坳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

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真婢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二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蒼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漉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目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翾綏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躡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北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士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日寒剝來佐江郎即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二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蒲晦堅等凡十有一人具齋施茶菓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養竹記

白樂天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各行夷險一致者天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

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屢及于亭之東南隅見藜竹於斯枝葉珍瘁與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管籥者斬焉篋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本草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交醫葺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之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太湖石記

白樂天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且晏先生嗜書皇甫謐嵇中散嗜琴嵇康靖節先生嗜酒陶淵明今丞相竒章公牛僧儒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鈞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音律字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筑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壘壘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巖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頡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

銚歲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
獸若行若驟將擊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
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峯灑灑若拂
藍撲撲黑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
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疾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
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歟公迫觀熟
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臍凝結偶然成
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
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日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
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
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
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
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
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十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
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
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
興郡其野星紀其數吳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
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
也其冠簪之成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
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棄侯
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祕祕子衆陸玩陸納謝
安謝萬王羲之坦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
虔在梁則柳惲張謏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
周擇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紹事高讜正也劉貞外全白

文翰也迨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
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勳有功於民
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
公陟常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
不飛飛即擊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
是拓郭耨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
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
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况摠兩家之說倣始
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
具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
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顧況述

○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隊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
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膺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
粗定必也擘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
得雲雨於是古揭如天之府左持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
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合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
夏飛于天衢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然後魚驅句吳東入晏海
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
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許國士雖狹
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豈非敵而戎
車孳駕不渡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
饘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隨其原天民無
歸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
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矜之
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
遠相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
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
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
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履魏偏從之民從誠感動然後
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安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
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
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
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
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復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

文別一

一

他即命坊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醜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赤而不進遺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樂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輟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目一淫雅自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騰移於邊情

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岩邃谷使之遼歷物
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
幽井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
險遺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蘗是真塞其
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
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
也當時骨鯁忠赤逆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
結構凌雲者無限獨斯樓也屢不踰數席走缺椽蠹雖樵兒
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
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
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

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樂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
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
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
且病且乱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
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
彩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
其志外門凄凄而冷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予二年夏
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
獨撐者為椽楠破者為宙削者為障曰者為樞篋者為纏絡
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燄燄圻壤若
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焯焯
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闐若清秋之山焉若
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向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

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乎是亦宜且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戶而斬其工其能永以燠予書其辭于壁

衛公故物記八季靖也

韋端符

大和三年冬端符於平原令座中指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它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因願見僕射公之列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且天下耳目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其家僂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發視

文別二一

四

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合怡然澤者若漫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閔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制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後猊虎龜橐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鏤劔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韜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二物亡其五有存者八文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一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吉信必感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
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書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
來吾欲孰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
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玉帶見
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其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百
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
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
可動我於問公疾見上念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
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
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交時每閱首是
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
衛公故物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別一

五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
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
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
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
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
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々
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
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

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
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
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僊客騷人多
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霽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
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
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病目
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
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
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
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
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
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
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
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
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
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
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
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

襍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迹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二時告火上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諷谷以媚之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憂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放進旅退切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遠曼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自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蒼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

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
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桂州新城記

王介甫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
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
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
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
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
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
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
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
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
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體勞之欲以休其

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
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光
王有之而非所恃以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
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
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
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
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
此二臣之德撥于其君於其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
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棄之以翼翼
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
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
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脩葺其民

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信州興造記

王介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恬柔隱絀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人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稔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八縱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寡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

別集

卷

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擊然自得民相與誅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善災其亦庶幾無憾乎

○記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己所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矣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

之別三

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
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
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
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
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
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
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
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
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天所謂羅浮天台衡嶽
廬阜洞庭之廣二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
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
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

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
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
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身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
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元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
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
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
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或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
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
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
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
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
脩記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爲出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日高車駟馬旌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

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鄉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袒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波茲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堂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盪水臨高縱目逍遙相羊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扼耳目肺腸卷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

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而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流江之濱如此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二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藁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伐風拔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氏族譜亭記

蘇明允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孝而孝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天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情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聚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懽忻愛洽稍遠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坐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

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謹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官府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髮髯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子瞻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

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
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
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
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
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
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
也忠言嘉謨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
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
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惟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
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
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
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
自比於老彭自同於立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
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子西蘄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
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
其子告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
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莊子祠堂記

蘇子瞻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
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季無所不闢然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
其著書十餘萬言天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
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
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
於此此言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程禽滑
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自身皆以為一家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
言多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
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
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全者與之爭席矣夫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
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五只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
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

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南安軍學記

蘇子瞻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孝
校僅有耳古之為孝也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
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
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
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
其不率教其甚者則撻之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
與之並坐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
工採其謠諷諷諷之言而颺之以安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
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黜之寄之之類是也

蘇子瞻

反此舜之孝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
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
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二則僅有存者由此
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
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孝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
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
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孝有孝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孝也孝莫盛於東漢士數萬
人嗟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
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
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
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孝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孝况南安
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

文別三

九

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孝故南安之孝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
勇於義其建是孝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
此感奮不勸而勉費於官者為錢凡萬二千而助者不貲為
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孝之用莫不嚴具
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
孝成而侯去令為潮州其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
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其者二百餘里願紀
其實夫孝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孝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
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孝者勉之無愧於古
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提舉成都玉局觀眉山蘇某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
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雖其喜

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
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
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
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
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
而告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
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
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
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
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
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其
真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記

凌虛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道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鬚髯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且從事蘇軾而求之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有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記

王君寶繪堂記

蘇子瞻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為之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仍更反搯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蠶裘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相玄之走舸主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畜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李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撤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畜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清風閣記

蘇子瞻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得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嗚呼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器者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

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
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
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
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攔楮幔帷而不去
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
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齊州閔子祠堂記

閔子字子騫

蘇子由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
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神宗朝天
童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
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
不大闕公推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
是庀工為祠堂庀匹婢反治也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

文淵四

二

三獻焉邊豆有列饋相有位饋必刃反導也百年之發一日
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泗有言者曰惟天子生於
亂世周流齊魯朱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
於諸國幸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
出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
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
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
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
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
浩汗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
風濤而不僨方問反僨也觸蛟虢而不龍言之涉反驚也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
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也天下大壞而有欲

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
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
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
不足為也是以正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
若魯獨居之男子出家語好生齋吾於三子亦云眾曰然退
而書之遂刻于石

浩然堂記

蘇子由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
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
而不知其說請為我言其故予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
江乎秋兩時至溝澮盈兩眾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
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茂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
折觸石而石墮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

三刻四

四

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
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
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
相終始止則物莫能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移貧賤不
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
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今予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
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

蘇轍記

待月軒記

蘇子由

昔予游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獨
目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
有日而已月之所寓為日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

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唯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惟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惟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於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至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謾不喻曰嘗治術矣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瑞芝亭記 筠州新昌縣

黃魯直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隸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以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澈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攷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又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

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恠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極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効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鵲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

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澗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嘆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駕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箴甫翁苞賞莖紀曆解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燄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事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

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治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端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搏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孝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孝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

晡豈特日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日夜中是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孝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孝也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孝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孝也今之所謂孝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戚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

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孝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
孝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
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
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孝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
民之休戚係於道孝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
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索以新
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
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
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
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孝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
自警焉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

文判四

八

數十歲不克葬之貧邑里苑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
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自
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
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
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立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
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
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
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
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
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
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
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未
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

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
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
曰免矣遂爲之記

寓屋記

汪彥章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垲於上饒龜峯之下種花
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於此數年而成今欲
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
之間萬物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
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
可也而况於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與託超然莊騷
不能過矣而其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
耶淵明既介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於淵明乎然
謂是身爲遽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

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邪之柳而泫然
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雖
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
之所移而其愚遂至於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
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
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於胸中蓋知乎物
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固道之所深慕歟固道
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卧之
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
矍鑠如馬伏波顧卷藏豪氣於數畝之宮蕭散於茂林脩竹
之下放懷於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者故
隨其所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於不可勝計非有
得於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今爲徽猷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觀

龍井記

素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竒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手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

文別甲

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傍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中山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大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溼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蓋爲我記之余曰唯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素觀記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
 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人
 襟裾已而入肌膚蕩滌腸胃胸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
 起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竅起音如歌
 詠太平之聲長枝牽柔婉曼婀娜如孖羽庭佾舞蹈盛德客
 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邈哉
 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為客歷古以數幾
 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
 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魚鼈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霓沛作霖
 雨掃滌八載之孽布吾民後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自
 阿敦及露葦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
 亦富實太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
 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艱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
 措宋受天命驅逐羣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
 聖人必與見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愁愠之氣立以滅息而
 生氣氤氳五百歲至於湯湯五百歲至於周周九百餘歲至
 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二百餘歲至于宋自舜迄今三
 千二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
 悽着物顏色零落顛顛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茲其幸歟客
 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文別四

十一

袁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愆有愚有屈力
 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立誦弦聲
 倡而不知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
 至准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

意旨穎川陳君佺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無黜堊丹雘舉以法故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尔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超明年成舍采且有日旰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孝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發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孝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章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神聖尔表得賢君俾尔由孳孳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幸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亦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序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不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

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虫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各音臯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舜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育音慎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

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施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擇者然故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文別五

二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躡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功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
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趨口將
言而囁嚅屢汙滅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
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相盤之
阻誰爭子所劾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
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王含秀才序

韓退之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
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

文別卷

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
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
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槩之託而
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
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發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
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
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
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文暢師序

韓退之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
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
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

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
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作詩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
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
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
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
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
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
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
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躰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
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
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
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知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
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
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
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如何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
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
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

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退之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二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

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
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
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
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
鎮河陽而東都颯士之戶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听天
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於
茲不能引去資資二生以待老今將為有力奪之其何能無介
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
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紀
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韓退之

文別五

六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
文浮游倘佯迹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褻
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
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中有古人之遺風歟乘間
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士人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
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疑其
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
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送王填秀才序

韓退之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
故季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季其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子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

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
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
思子思之孝蓋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為文
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公
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
止終竟得一作幸而至焉故孝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者
莊佛之孝而欲至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
如又得其船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燕太學聽琴詩序 上巳日

韓退之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聞爭
兵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日豐天子念政理之艱難樂居安

文別名

七

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
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
賓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於是摠太享儒官三十六人列燕
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宰序行獻酬有容歌風
雅之古辭片夷狄之新聲褒衣魏冠愉愉如也有一儒生魁
然其形抱琴而來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
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
之詠歎及暮而送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
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
濟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
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

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一
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
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
乎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為其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
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
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韓文序

李南紀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
秋書事詩詠詩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
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
後漢曹魏氣象萎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

文苑

八

剽掠潛竊之為工耳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
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
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
史百子皆搜扶無隱汗瀾卓蹕齋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
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
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
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厚知最厚
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九律
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
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
各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

傳李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郊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擔惟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李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駉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曾臺登翠巖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挂殿蘭宮列岡岫之躡勢

文別五

九

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吁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兩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西美具二難并寫睇盼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覓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閔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馬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竟爽處涸轍以猶懼北

海雖餘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
之情阮籍獨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
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
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
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
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
梓澤立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
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李賀集

杜牧

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繚聯不足為
其能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
和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冢
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榛莽
丘隴不足為其恨然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
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
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
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
漢歌補梁庾有吾宮躡謁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迥間
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
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序

文粹序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
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
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丞
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僣僣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
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
一代得非崇文重孝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
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
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孝
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誠述纂錄悉有依據田是大中祥符
紀號之四撰祀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
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
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見鏗鏘
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文象春秋爲一王之法
而繫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孝者
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
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
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惑漢興
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
卒內惟譏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斥或
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
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
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
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

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諳何劉之婉雅雖
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
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
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
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
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逆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不變
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躰演繇
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遠古以二
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轡首唱古文遏
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
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
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

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
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
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
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
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
名求試者之急用尔豈唐賢之迹兩漢弱三代而反無類次
以一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惰編閱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
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
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
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彫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
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
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復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
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徹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

之文其至乎

唐藩鎮傳序

宋子京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庭効戰國肱髀相依解傍礼反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猶羗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敬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忍混貧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其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用奔為寇伺吾人

文別六

三

顛賴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擄取仍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脇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屈渠易反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吠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前善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闚視大言自植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嗣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潛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分器分劃忽麥反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躡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

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
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連掉凡今
者無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傳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十成德父二姓傳五世
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
傳五世至劉揔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
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
李全畧有之至其子聞一作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
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
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籍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
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

文別六

四

以屏王室自如列傳云

送孫正之序

介甫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
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
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
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
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子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
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
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出圓冠峨如
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
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
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
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巳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

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勸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尔

送王陶序

歐陽永叔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凶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

功莫大焉其為卦遇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誣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眾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

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孝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集古錄目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崗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

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音胄周太史名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常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

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季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草木禽獸之為物衆人之為入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弥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

矣有能言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昔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之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

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族譜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送石昌言北使引

蘇明允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

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
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
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
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
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
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
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
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
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
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
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秦春君使冒頓
壯士犬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
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覲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子瞻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傍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粹叟京師又十一

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夫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大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孝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

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
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
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
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
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
於怒者也

樂全先生文集序 張方平

蘇子瞻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
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鳴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
文不見其全今若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烏乎士不

文別十

二

以天下之重自任又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章非不敏且
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
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
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
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
可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
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
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躰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
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
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
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雅
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

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年
餘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效尺寸於公者獨求
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日論其大畧以待後之君子昔曹魯
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
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
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四杜門却
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化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
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見釋先生詩集序

蘇子瞻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
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
音志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
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上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

文別七

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又况其足以損益於世
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
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見其兆矣以魯人見釋先生之詩文十篇示軾曰小子識之
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時文皆有為而作
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叢萃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
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
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
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
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
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
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
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蘇子瞻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其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大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士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喜佛者其徒有治詩書孝仁義之說者必

文苑七

四

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孝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汶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十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田表聖奏議序 田錫

蘇子瞻

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者乎吾於是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

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在晉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六一居士集序 歐陽公

蘇子瞻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

文則

文則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詐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卒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卒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之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

足道也賈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
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
愈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
歐陽子其孝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
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
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
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
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
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
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
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虛亂周孔之實識者
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
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
子論人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
一居士云

講田友直字序

蘇子瞻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
曰益者二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予夫落
落不如一士之譎譎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磋
琢磨成于金玉使子自知不足乎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
而修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

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戰國策目錄序

曾子固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止其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夫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

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夫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故夫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唯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

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止豈必滅其藉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子固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遜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運筆而已又當辨其舛而能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又可謂微且多矣

文別七

六

意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盱有戒在輿有鸞和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孳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孝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於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

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又矣然患其莫余授治平二年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以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秦少游字叙

陳無已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來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厲耳出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乎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

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緯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有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孝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琿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

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行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囚家待贖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眩親挾皮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劔而指厲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間庶幾必有合乎子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子因驚怪子矣果如子言乎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焄焄者必子也夫

子長遊贈蓋邦式序

馬存

子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

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子謂子長之文章不在畫季者
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
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
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
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
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
潮驚波陰風怒号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
洞庭之陂彭蠡之豬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
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芋繇巫山之嵯峩陽臺朝雲暮雨暮
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
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班而
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豎比過大梁之
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

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悸而瞻東出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
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
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
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
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予
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
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孝子長之爲文先孝其遊
可也不知孝遊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紉綴腐熟者乃其常
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劔而孝書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
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
故也今天下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遊者乎
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劔長嘯

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者書于畏子長乎
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秦少章赴主簿序

張文潛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
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
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
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
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
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
其英華於腹心而各効其成深山之木上持青雲下庇千人
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
而盡之以充棟梁榱桷輪輿輻輳巨細彊弱無不勝其任者
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虛之而樂者也吾黨有秦少章

文別六

十一

者自余為太宰官時以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
於丈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
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簿舉子中
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
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
靜百為不能免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為物之應小自
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
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漈而求解矣余解之曰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
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迂之為貴重耳不十九
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
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孝於口耳
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日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

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墮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秘永章蒙明發集序

張文潛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爲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子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

十三

類編層瀾文選卷之七

別集

○碑

郭有道碑

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天其器量弘深姿質度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深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季收文武之將隆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明勤誨童蒙賴焉用袪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季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絕

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求懷哀悼靡所真念乃相與惟先王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而高棲遲必立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擗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効

平淮西碑

韓退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

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藥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厯適去狼莠已薨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孰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罕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

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二千再入申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
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弘
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回以備十
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
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右僕射帥山南
東道顏胤武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
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公進階金紫
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揔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
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

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任在玄宗崇極而
北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
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故事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
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
為不聞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武古通
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礮數倍
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既翦凌雲蔡卒大窘遂之邵陵郾城
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聲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備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奔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韓退之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六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每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堂齋廬上兩旁風無所善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簞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

在兩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
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
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
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更以時告公
乃齋後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
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
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更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
武吏士凡百數交誦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
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
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
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蛇蜿蜒
蛭來享飲食闔廟旋爐祥飈送飄旗燾旄麾飛揚謦謦鐃鼓

嘲轟高管噉課武夫奮掉工師唱和宮龜長魚踊躍後先乾
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
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
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
艾歌咏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
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嘗與以節公藏私蓄
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四面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
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
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
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
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謹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
致喜海嶺之俶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
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柳州羅池廟碑

韓退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
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
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
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
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
屋步有新船池園繁修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

文苑八

六

男女相質父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備除
本惡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
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弃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
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
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海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
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取書其事于右余謂
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上可謂靈也已
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
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
其辭曰

荔子丹芳蕉黃雜肴蔬芳進侯堂侯之船芳兩旗度中流

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棄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頻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
朝出遊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
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
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抗徐充羨兮蚺蛟結蟠我民報
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處州孔子廟碑

韓退之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
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侑享非其專主又其位
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堂座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如親弟子者勾龍弃以
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
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

文別八

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者此其効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
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
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
像其餘六士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
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
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爲置本錢廩
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
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
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
厥初卑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
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
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敢忘後之君子無

廢成美瑒詞碑石以贊攸始

書處州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資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國辟四夷盡非凡主也皆惑其說耗天下損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首脯麵牲為薦祀之

文別八

八

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味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

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首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張韓公廟碑銘

李遐叔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唐張仁愿盡力大朝什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故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二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定官軍不到經畧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帥於太宮之庭唯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

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寐頌其姦謀一麾偏師署名王復喪馬奪塹拂雲維而城之並阿之河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遺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剗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生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槽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鑿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

况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將
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
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
以其病燕滅衛魏繆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
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笙頌颺之簡冊貴之况忠
武卓異獲獲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
德寤寐永嘆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
霆崇岱壓外滄波灌螢沉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
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
戎來庭萬里寢折緣河罷高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
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碑

四皓廟碑

王元之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
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聘知退也
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
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
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
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
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
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
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變如意之寵
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

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
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邑則以水而投石
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
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鉤
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
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爲漢臣報
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
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
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
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
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
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爲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

而專國或因搖立而無君戕殺堯賊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於弈棋嚙蠟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於一自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上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觀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以若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揆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文別九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戾園晉之敗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我我祠荒僻羅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壽域碑并序

王禹偁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無鍵而開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

其雉堞四溟其溝渟天地離合我其高鏑春秋啓閉我其門
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
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版築仁乎城義乎
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渟恭乎高鏑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
矢石不能攻高低倅老氏之臺廣狹法革胥之國崇崇焉屹
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旣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
令爲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
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蠶起
黷寇角張刑集蔽空憲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
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塗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蚕食張吻
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凄煙
蒸霧障興瘧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螫
孔熾猛鷲勃興山疆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蜥蝥壽

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
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典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
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饋餼非車
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
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
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
者矣于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
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虞調律曆端正節候舉授時之
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天死者矣貢金于
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狃之患彼怪斯露厥人
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
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
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耳其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

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方安得後之域基姦扯賊民欲壽方不獲我聖人方復于古昔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子瞻

上即位之二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絳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

文列九

四

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波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間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莫不難化如軍伍夷

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

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海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平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

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大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避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

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鹽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向至治矣而公外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哭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遂以二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八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賢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以其文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

孝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
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
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
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
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
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
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
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
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
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
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

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
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
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人
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軾
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
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大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一童萬人
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
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
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卒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
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獄降
博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普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
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
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
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
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文別又

八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
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為智可
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
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
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
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
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李公命進士趙德
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
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孝道則愛人而小人孝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

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卷戀於潮也審美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朝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高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夫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藉皇甫湜滅没削影不可望平聲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舟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表忠觀碑

蘇子瞻

熙寧十年七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四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

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藉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承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

文別九

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將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砥篲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伏波將軍廟碑

蘇子瞻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
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
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
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口勞厭兵方閉玉關謝
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
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海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
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目蟻
舟將濟眩慄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
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
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
崖儋耳或置或不揚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
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
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得言棄乎

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其可
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
吝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
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膏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
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
言我意同

披雲堂碑

馬子才

觀音院橫據于石城兩山之間如巨舟轉海寂闕古岸無以
爲登臨遊覽之娛以發揚詩人之豪思山之僧曰普饒鑿後
崖而爲堂憑虛搏險以升飄飄然令人有高舉之意思里大夫
程公名曰披雲子謂饒師曰披雲之狀若何也師曰予嘗宴
居坐堂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于山石間茫洋虛徐而來循

予襟又拂于袂掛于帷裳泛予軒窻霜雪之交枯葉颼颼予
身如裘火輪不飛衆人淋漓予身如絺揮之以手則如波轉
而流激步之以足則如水仙入浪花前披靡而後隨台從以
予身為槁木之枝朝栖暮宿乎其上肌膚凜凜冰玉清山前
紅塵門外萬事忙中之擾擾者求以即我而予坐重簾之中
邃幄之下尋不得而又去也公之名予堂其盡於此歟他日
以問公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告予以略山川浮遊洋溢
之氣是為群陰結穠雲之霏霏瑣屑顛而沉沉長風如兵浩
衝擊也漫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兮須臾萬里闢也青天無疵
觀白日也如是登堂而觀之豈不快哉鄉人馬存聞公言而
壯之既而歎曰公於出為聞人方歷顯仕其志在於功名者
也若饒師者養閑激清無求於出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
亦庶幾知公所謂者乎不然將隨師玩弄杳冥和朝霞而餐
之二者必有一得矣乃以公之意而為之歌曰

癡雲壓龐堅如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溪古洞收不徹有
如奔車白旆旌空營林梢劃劃露微碧玉匣漸見清銅精
影轉西風留日脚瓦解黃金鴈空落寶篋刮盡重瞳膜到
盛一海春冰薄出界傾在琉璃瓶神豪氣正肌骨清便欲
挿羽翰飛上朝玉京不須卜琬秋江波兩腋自有天風生
長憶當年玉川子殷勤會問蒼生事

○墓誌

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退之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
顛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
鎮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
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
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
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雋傑廉幹議論證據
今古出入經旨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在其座人名聲大振一
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
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
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
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淳蓄為深博無涯
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設
為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
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
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
子厚口誦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
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謫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
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
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

遂訥訥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
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日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
若不相識落陷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
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
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
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
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
其文孝辭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
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
觀察使河東裴公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
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
涿人性謹順季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退之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
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
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
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
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弟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
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模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鶯鳴鸚鵡停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好靜秀瑤環瑜珥卿蘭出曲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弟四五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鳴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韓退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兒見

文苑

三

先生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畢即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用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一有東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庚午葬于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冰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

嬰兒汴也是為銘

○傳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結穿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斯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天氏之民歟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文別十

四

散人者散下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之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畧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如為潢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墳甃不可以為益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詩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無功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辭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

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
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
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
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
義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吾是以嘆負
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病其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
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
乎何營營而畫卦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
和際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
情陰陽相磨遠近相處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
知者不知而朴散矣則伏羲氏始肇亂者安得羸嘆而嗟文
王負其苓而行追問之居與姓名不荅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何蕃傳

韓退之

文別十

五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
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
以狀升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譔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
餘事以升之於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爲文
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
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
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
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
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
人也或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
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

躰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
李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
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
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
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大李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
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
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
歟吾是以言之無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韓退之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吐養萬物有功因
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
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覲世傳當殷時居山中得
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

文列十

六

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廬爭能廬不及廬怒與
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
將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
兆筮者賀曰今者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
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
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
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
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
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鑿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
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
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
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
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

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
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
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能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
會稽楷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
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
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譽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
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
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
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
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
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
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
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卷之十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隴主反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
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
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不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
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

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瓜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
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
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
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勗尔植督尔獲蚤
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
召之吾小人具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
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
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
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

之別十

八

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士役焉捨我眾
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
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
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
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
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材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
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
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
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
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躰
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美物
莫近於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
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
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
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
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
其遠邇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
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
不術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
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
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
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
知躰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
侵眾官切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
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
方圓尋引之長短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
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大繩墨誠陳規
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
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尔

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思而不能補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揚敬之權不崔植為密每日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怕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題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大夫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它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

文別

過亦不復省王揚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高人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言將死時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乃曰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須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𦉳管之聲太夫人急令人哭持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妹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

帝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六一居士傳

歐陽永叔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尔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享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去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此五物者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已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二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黃甘陸吉傳

蘇子瞻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甘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賜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日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洪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又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一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振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謝治中

之別一

十二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何弊衣丑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然可勝道哉

醉吟先生傳

郭祥正

醉吟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家于江南姑熟溪上以釣魚為業賣魚得錢則多買酒招閑客以共飲客或不至則收盃酌

撐船傍溪選高蔭就盤石或坐或卧獨酌長吟聲動天地醉
則濯足仰視雲漢儵然而已客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之士乎
不獲用於世而隱於漁乎飲且醉以混其德乎吟詠以達其
情性乎先生曰不然吾孰知夫道之所在哉吾蓋未嘗求於
世也何以謂之獲用與不用哉有客亦醉無客亦醉吾知夫
醉而已耳何足以謂之混其德哉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
涼於木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吾不知夫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而從而歌之也若以謂吾之所以吟咏者以達夫幽然感
傷之情哉是皆不然也方今聖神在位賢哲在廷至於百執
事莫不爭出智力以効其職設文武之孝收天下之才而教
養之能者進用以扶世不能者甘心於不用如吾者自知其
才之所不能而甘心於不用者也漁賤事也可以終身焉而
不與人爭酒醇物也可以與客焉而不為人惡吟心聲也可
以樂己也而不為人役吾所以儵然於此而無毫髮之憾者
皆太平治世之所賜也抑又嘗觀夫宦季之士有枉己以從
人賣知而竊寵紛慮邪計日夜交攻於其心者亦可以謂之
安於命也客曰唯願誌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類編層瀾文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700-9

I. 類… II.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②賦—
作品集—中國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 IV.I21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21225號

ISBN 7-5013-2700-9



9 787501 327003 >

書名 類編層瀾文選(全四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九·七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700-9 / K·1034
定價 三八四〇圓

